

曹聚仁：一杯濃茶一本書

□鄧珂雲

我丈夫曹聚仁是教書和寫文章的。他生平有三樣嗜好，既不是煙，也不是酒。他一口煙也抽不來，喝一杯酒，就會醉的。這三樣嗜好是：綠茶、零食和書。一杯濃茶，一本書，他就「萬事莫管」了。

名人趣事

曹聚仁寫稿子時要喝很濃的、濃得發苦的綠茶，看書時也要喝這種茶。沒有茶，就像失了什麼似的，淡了也不行。每買一本新書來，他就一口氣要把它吞下去，於是吃飯也看書，上廁也看書，洗腳也看書，走路也看書，睡覺也看書。

不愛看借來的書

有一次，他買了一本剛出版的什麼雜誌，在南京路上，一邊走，一邊看，給一輛駛過的汽車裡的司機大罵：「豬囉，走路還要看書，性命也不要嗎？」抗戰時，我們旅居在江西贛縣，有一天，給他買到了一部密西爾的《飄》（即電影《亂世佳人》），這奇跡給發現了，可不得了。他一連看了兩個通宵，把它吞完，看得昏頭昏腦，吃飯都不知吃的什麼菜餚。又有一次，我忘了是什麼書了，他也看得發狂。我剛好有事要和他商量，一次兩次，他都噁噁唔唔的。最後我急透了，把他手中的書奪來撕成兩半本，他才恍然大悟，從夢境中回到現實來。

他有一個怪癖：不愛看借來的書，他說：「借來的書，看起來不夠味兒！」凡是坊間新出一種書，只要他認為有價值而買得起的話，他一定要去買來。於是我們書櫥裡的書，就與日俱增。書櫥放滿了，在牆壁上裝起書架來；書架上放不下，又在房門上釘起櫃板來；陳列不下了，於是堆起來，床底下、門背後、廁所裡，處處皆是書。

我的丈夫是研究歷史學和文學的，可是他的興趣範圍卻很廣泛。在我們的書堆裡有哲學的、軍事的、經濟的、社會科學的、文學的、美術的、醫學的（其中又有中醫和西醫的）、科學的各種類型的書。有洋裝的，有線裝的；有原文、有譯本、有木刻、有畫本；有辭書，有字典等各式各樣的書。雜誌方面，近年來的《世界知識》、《文摘》、

《時與潮》、《觀察》等，不用說是他的老友；其他《大眾科學》、《新聞季刊》一類，也每期必買。哪一本雜誌，星期幾出版，他是記得清清楚楚的。最近我為他整理書籍，就有七八十斤的雜誌清理出來。

舊書店虎視眈眈

和書籍學生的報紙，在我們家裡也如洪水一樣源源而來；以前每天有十幾種報紙從天南地北，由報販或郵差送來，不上一個星期，寫字台下就會堆得伸不直腳。這些書報，每為過門的收舊貨的所留戀；他們常用羨慕的口語說：「這麼多舊書爛紙，堆着佔地方，賣了吧！」「書報愈放愈舊，為什麼不賣了？」不開書店而滿屋皆書，在他們想來，真是奇事。有的則自作聰明，判定我丈夫是做醫生的，不然的話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《內科概要》、《小兒護理學》、《盤尼西林的故事》一類的書豎在書架上呢？

他不但愛買自己的書，還要「遺書」於人，大量購買孩子的書。抗戰時，內地交通不便，物資缺乏，他會從衡陽去買書回贛州來給三四歲的子女看。等到勝利回贛，孩子們的書就有一大筐，他也不辭辛勞地將它和行李一起運回來。我的大女也是個書呆子，一書在手，天塌下來也不管了，常常躲在屋角裡看書，而找不到她。二孩是個頑皮大王，但有書則天下太平。五歲的幼兒，看起書來，把所有的書，都從小書架裡拉出來，堆在地上，自己坐在書堆裡，可看上一兩個鐘頭；待興致過了，就拍拍屁股去玩了；於是我得為他整理起來，重新放好，所謂「遺書」者，即此也。

真的，許多人都不相信，我丈夫這些書，是屬於一個人所讀的；但我可作證，它們決不是放着做裝飾品的，他確是每本每種都看過的。有的書，如尼采的《蘇魯支語錄》、小泉八雲的《心》、莫羅亞各種傳記、《紅樓夢》等他所心愛的著作，每年都要溫習一兩遍的。自從去秋，他為了生活，到香港去後，常常寫信來說：「最近我需要一些歷史



▲曹聚仁不愛看借來的書

書」，或「為我檢一批新聞學的書來」……我就要遍歷他的書架，找出來這一批批書，稱好重量，包裝好，寄去。最近為了寄書，還遇到了一件小小的趣事。我送了六包書到郵局去，驗閱處的檢查員多方留難我，說只好寄三包，另三包要我帶回去。他還冷冷語語地說：「這些決不是參考書，什麼《醫學與人類》也有，《誰能在俄羅斯快樂而自由》也有，夾七夾八，什麼都有，假如是一個人所用的參考書，那人可真了不得呢！」原來這位先生斷定我是收買了這些舊書，寄到香港去開書店或擺舊書攤的，我真又好氣又好笑。後來他忽然瞥見了包紮紙上收書人的姓名，和每一本書的扉頁上的我丈夫的圖章，他馬上轉了彎，客客氣氣地讓我六包書一起寄了。這個突變，不用說他了，連我也覺得不好意思呢！

藏書曾有兩屋子

說起購書藏書的歷史，我的丈夫就會傷心的。他最初的一批藏書，據說有兩屋子之多，屋在真如暨南大學附近，在一·二八之役，為日軍全部焚毀。以後每年添購，到抗戰前夕，又有不少了。

八·一三戰事起來，為了怕再遭殃，他就挑選了些精華，裝了二十多麻袋，交運輸公司搬運到家鄉浦江（浙江）鄉下去。他的老母親把這些兒子心愛的

書籍，安藏在地窖裡。誰知那年敵人攻陷浙東，家鄉淪陷，敵人放火燒屋，全部書籍與屋俱毀。一部分留在上海不及運走的，是我替他安排的，共分四處寄放。一處是《社會日報》陳靈犀處，一處是我的親戚家，那時他們從虹口逃難到租界裡，住在某銀行大廈的五層樓上，那些書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搬到上面去的。這兩處的書，雖不免零星失散了些，但總算保存了一點。

另一處是我的媽媽家，日軍佔領租界那一夜，我的弟弟和妹妹（他們都是激烈的抗日青年）連夜檢點書籍，把左傾的激烈的，一包包偷偷地在黑夜裡丟到荒地和垃圾箱裡去。書以外，還包括魯迅、茅盾、徐懋庸和周作人等寶貴的書信，一部分則塞在抽水馬桶裡。另一批書是寄在某書店裡的，書店受敵人壓迫，老闆生活困難，我們的書，給他擺地攤賣掉了。戰爭中，我們在東戰場各城市旅行，書籍愈帶愈多，為了旅行不便，隨處丟了。

後來旅居贛縣五年，又積了一大堆書。一九四四年冬，敵陷贛縣，我們人和行李尚未逃避，書籍卻先裝了七八大篋，託人東運到上饒。勝利以後，又輾轉水運抵滬，不免散失了些。這些就是現在書架上那批又黑又粗的土紙印的書籍。解放前的幾年，物價日日飛漲，生活艱苦，但書是第二生命，它像粥飯一樣的是必需的糧食。我們仍絡繹不絕地添購着，又不覺滿架滿閣了。

我的丈夫雖愛書，但有時也不免為書所苦。譬如戰爭一起，自己還不知應如何安排呢，卻先要安排這些又重又笨的舊書。生活困難的時候，它又變不了錢；太平時，賣給舊書店裡，一斤斤當紙稱出去，看他們一本本轉賣出去賺錢；亂世時，連舊書店都不收，只好賣給大餅店裡去包大餅了。（天呀，不啻是羅素的《自由與組織》也好，哈代的《苔絲》也好，他們都要一張張折下來，去包大餅的；這樣的話，我們是寧可挨餓的！）

在我們的箱子裡，沒有一件值錢的衣服。在銀行裡，我們沒有一個錢存款。我們每月的收入，要支出百分之三十去購買書籍。書籍就是我們的財產。我們的財產，就是人家所稱的「廢紙」。

我的丈夫，也許有些讀者對他很熟悉吧；他的筆名陳思，原名曹聚仁。（摘自《文壇三憶》，三聯出版）

威靈頓與威靈頓街



▲威靈頓街上的老字號——永和號雜貨店

街名由來

□余也

香港最早建成的街道，除了砵典乍街（通稱砵甸乍街，Pottinger Street），鴨巴甸街（Aberdeen Street）等之外，還有威靈頓街（Wellington Street）。威靈頓街位於中區心臟地帶，東起自雲咸街，西接皇后大道中。街名以英國將軍威靈頓命名。威靈頓不僅是英國著名軍事家，也是政治家。他的全名，可譯成阿瑟·韋爾斯利·威靈頓（Arthur Wellesley Wellington）。

威靈頓於1769年4月29日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。先在伊頓公學受教育，後往法國陸軍軍官學校留學。1787年3月畢業，回英加入英國陸軍，1790年擢升為陸軍中尉，同年當選為都柏林下議院議員。

1793年，威靈頓任英陸軍33團中校，並參加遠征歐洲大陸的戰役，屢建奇功。威靈頓之軍事奇才為英國人賞識，是1807年領兵到葡萄牙，突破拿破崙的封鎖英國政策。

他是唯一能令拿破崙頭痛而歐洲聯軍將領。1815年6月18日，威靈頓徹底擊潰拿破崙，那便是聞名世界的「滑鐵盧戰役」。

從此，威靈頓聲名大噪，獲封公爵，俄國沙皇亦頒給他「俄國榮譽陸軍元帥」。

1828年，威靈頓奉命組閣，成為英國首相，直到1830年。1840年，他任上議院議長，1842年任英軍總司令。

這時期，正當香港「開埠」，開闢的其中一條街道時，便以威靈頓的名字命名。

威靈頓於1852年6月4日去世，享年83歲。（摘自《香港倒後鏡》，坤林出版社）

「小桃紅」嵌名聯

□梁羽生

巧聯妙對

袁世凱次子袁寒雲（袁克文），後來雖然做了青幫頭子，但知人論世，應取其大者。他能夠以「皇二子」的身份諷諫父親稱帝，還是可取的。還有一點可取的是，按說在北洋軍閥時代，不知多少權貴是他父親舊屬，他在父親死後，卻並沒去倚靠權貴。

他喜歡唱戲，常以票友身份粉墨登場。據說，有一次當時的代總統馮國璋要阻止他登台，叫副官請他去總統府。

他說：「我唱我的，他管得着嗎？我不去！」結果唱了一齣頗有諷刺意味的崑曲《狀元鎖狗洞》。

他是近代聯聖方地山的弟子，對於聯語一道，亦是個中高手。

這裡談他一副贈名妓「小桃紅」的嵌名聯。談聯之前，先說本事。

他因反對帝制而被父親軟禁於北海，其時他和小桃紅正打得火熱，因作聯云：

提起小名兒，昔夢已非，新歡又豈；漫言桃葉渡，春風依舊，人面誰家？

聯中的「新歡」即指小桃紅。至於「昔夢已非」云云，則因他有個姬人名溫雪者，其時亦正下堂求去也。

撇開「私德」不談，就聯論聯，他的才情是不在乃師之下的。後來小桃紅，終於做了他的第三位「如夫人」。（摘自《名聯觀止》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）



睡蓮

□王鉅科攝

冇碇企

□吳昊

方言妙語

香港到處都係人，好多地方非常擠逼。

「嘩，人頭湧湧，冇碇企嘞！」

係囉，趣怪香港話應該講吓「碇」字。既然「冇碇企」，即係「沒處站立」，此「碇」便等如「地方」或「處所」了。不過，廣州俗話這個「碇」，原先係來自另一個俗話「到碇」……

舊時，廣州民間有句俗語，叫做「廣西米平，唔得到碇」，其意思就是：「縱然是好，卻難得到。」

所謂「碇」，原係船的石墩，船停泊時沉落水中以穩定船身，有如後來的錨；「碇」

，也指船泊岸的木樁；故船隻起碇叫「啟碇」，船隻抵埠下碇叫「到碇」。

所謂「廣西米平，唔得到碇」，係因為水道交通困難，船隻好難去到也。

「碇」，因帶有「安頓」、「停泊」之義，就給引申為「地方」、「處所」之口頭用詞了。如「去遠碇」、「冇碇企」及「嫌阻碇」等……

廣州濱江瀕海，自古航運暢通，對外貿易發達，行船觀念接觸甚多，「啟碇」、「下碇」說個不停。唐代已有「蕃船之泊步，有下碇之稅」說法（見韓愈《尚書左丞孔公墓志銘》），可見廣州人好早熟識了「碇」，並把其詞義加以引申和廣泛應用也。

（摘自《懷舊香港話》，創藝出版社）

「最糟糕」的地方

□莘雯

知多一點

最糟糕的放牙刷的地方：盥洗間的水槽

水槽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——但它與廁所的關係太密切了。根據亞利桑那大學環境微生物學教授、細菌專家查克杰巴博士的說法，通常抽水馬桶每平方英寸含有320萬個細菌。當你沖水時，帶廁所臭味的水霧會被噴到6英尺遠，飛濺在地板、水槽和牙刷上。

最糟糕的放手提袋的地方：廚房的操作台

你的精緻的手提袋是微生物的主要攜帶者：在包的底部，每平方英寸含有1萬個細菌——並且1/3的包被檢測出消化道細菌。女性的提包經常被放在一些很髒的地方：公共汽車的地板上，餐館的桌子下面——甚至放在公共衛生間的地板上。請把你的包放在除了用來做飯或吃飯的任何地方。

健身時最糟糕的位置：能清楚照到鏡子的地方

你也許認為你應該站得離鏡子近一些，這樣可以審視你自己的姿勢。而一項調查發現，58名女學生在強度相似的班上練習，但那些在有鏡子的房

間裡練習的學生相對於在沒有鏡子的房間裡練習的學生而言，在運動後更擔心她們自己的身材不理想。

最糟糕的夜讀燈的位置：頭頂

有研究顯示，這些燈所發出的亮光足以抑制身體分泌褪黑激素。這會影響你的睡眠。因為褪黑激素水平的升高是讓你的身體準備睡覺的主要信號。



▲吃東西既講環境，也要注意衛生

一個低功率的夾在小說上的台燈既可以讓你閱讀小說，也可以讓房間保持足夠的黑暗，幫助你的大腦進入睡眠模式。

最糟糕的放水果的地方：廚房的水槽

作為所有家庭細菌的補給站，廚房水槽見證了大多數細菌的流通，細菌數量甚至多過廁所。亞利桑那大學環境微生物學教授凱麗·羅納德博士說，如果在清洗時有一顆很好的漿果掉了，把它扔進垃圾桶，而不是你的嘴裡。

最不適使用耳機的地方：飛機、火車和地鐵

是的，音樂是比用手機聊天更好的旅行夥伴。但是如果你在一個嘈雜的環境裡使用耳機，你可能會把音量調得過大。哈佛的研究員發現，在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中，志願者們更願意把聲音調到一個有益於耳朵的音量。但是，當研究員增加背景噪音時——在一個發出巨大的隆隆聲的飛機客艙裡——80%的人把聲音調到了89分貝，這是一個有聽力損害風險的音量。

最糟糕的放電視的地方：你吃飯的地方

不專心吃飯是你腰圍的敵人，它妨礙你注意自己到底吃了多少。有研究表明，看電視的志願者比聽音樂的吃得更快，當在觀看節目時，超過71%的志願者吃下更多的食物。如果當你烹飪時開着電視，那在把晚餐端上餐桌前關掉它。對你的電視機來說，最好的位置是需要上或者下一段樓梯的地方，這樣你就不得不「勞動」才能拿到小吃，你也將不那么喜歡吃零食了。

（摘自《社區·生活》雜誌）

十三陵水庫

□施萍



十三陵水庫郵票於1958年10月25日發行，編號「特26」（S26）。

十三陵水庫，在北京市昌平縣境內。因建在明十三陵所在地，故得名。水庫在1958年建成，用於攔蓄溫榆河支流沙河洪水，並供灌溉、養魚之用。周圍種有果木，是京郊著名風景區之一。中共建國以後，為解決不少地區電力不足的矛盾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，利用各地資源優勢，開展了一系列解決供電不足的工程，包括利用火力、電力、水力等形式。十三陵水庫建設工程，就是為解決首都北京的用電問題而建設的較大的一項水利發電工程。與此同時，還可解決北京近千萬人的飲水問題及京郊大片農田的灌溉問題。

和其他水庫建設一樣，十三陵水庫的建設從設計規劃到實際施工，廣大建設人員付出了艱苦的勞動。所不同的是，因十三陵水庫建在明代衆多陵墓附近，就更加重了建設中的難度，既要安全順利及時完成任務，又要保護好出土的各種古代歷史文物。建設者們以他們的極大熱情和幹勁，終於高質量按期完成了建設水庫的任務，為首都北京建設做出了貢獻。

十三陵水庫郵票一套二枚，4分票為「修建」，8分票為「全景」。

郵手好閒